

走出文革連載 6

走出文革

兩架發動機

(接上一期)

雖說被校長欽定為千字號學生，却來自非官方渠道，也不能算數。

的。但這段史實應當公諸于衆，有利于否定我是萬字號學生的說法，以免謬種流傳，有損清華萬字號的聲譽。

萬字號學生祁力群後來成為頗有名氣的數學家，現為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首席教授(Chair professor)和系主任。

我最喜歡的稱號是“文弱書生”，這倒是有目共睹的。在剛進清華的那段日子裏，我徘徊在荷塘四周。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彌望的是田田的葉子，我追尋着朱自清《荷塘月色》中的意境。我也曾在新林院和勝因院一帶尋覓。

覓覓。在綠樹參天、濃蔭環抱下，一幢幢西洋別墅若隱若現。那是一代大師聞一多、俞平伯、陳寅恪、梁思成和林徽因曾經住過的地方。

在我的心目中，這片綠洲如同科學和文藝的聖殿，讓人頂禮膜拜。共產主義革命給了我走進學校的機會，但引導我走進清華園的却

是那些科學和文藝的大師，是我躺在北京圖書館院內的石凳上時產生過的那些夢想。

然而，就像解放軍不早不晚地在我該上小學時解放了上海一樣，毛澤東也不早不晚地在我進大學前夕的1962年，在北戴河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徹底堵塞了新一代清華學子通往這片綠洲的道路。

初進清華讀的那些子醜寅卯，大多不記得了。但清華文藝社團

在大禮堂演出的話劇《年青的一代》倒是記憶猶新。劇情很簡單，但好就好在符合六十年代的理想主義精神。劇中，幹部子弟林育生成了忘本的典型。他貪圖安逸的生活，挖空心思要在畢業後分配到大城市工作。在一個雷電交加的晚上，他讀了母親犧牲時寫的血書後痛哭流涕，幡然醒悟。

林育生畢竟是舞臺上虛構的人物，讓我們這些新生驚心動魄的是後來“反右教育”中那些活生生的故事。

袁永熙，黨委書記，在清華曾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這個家門三少爺英俊瀟灑，當了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的女婿，又和陳布雷的女兒一起投身革命，成為中共地下黨員，潛伏在蔣介石的身邊。

錢偉長，從美國歸來的大教授，聞名全國的科學家，傳說中的“三錢”之一。和唐駿不同，他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經歷不怕方舟子打假，因而深受學生敬仰，但追隨他鳴放的清華工程物理系物八班學生在反右時幾乎全軍覆沒。

黃萬裏，留美教授，水利專家，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的三公子。在治黃會議上，衆人皆醉他獨醒，反對修建黃河三門峽大壩。大壩修起來了，又沒有採取黃萬裏提出的補救措施，結果禍害無窮。

項志遴，青年才俊，年紀輕輕便得了國家自然科學三等獎。他人在中國科學院，但既是清華畢業，又是科學院的二號大右派，人才難得，被清華“回聘”當了反面教員。1974年又被中國科技大學如獲至寶地聘為物理教員。

毫無疑問，他們每個人的經歷都是一部史詩，但在反右教育展覽會上，這每一個人成了凶神惡煞似的右派分子。

綠盡枝頭葉，怎當他，春寒料峭，雨聲淒切？

這是黃萬裏當時發表在《新清華》的雜文《花叢小語》裏的一首賀新郎詞中的幾句話，雖然毛澤東很欣賞黃萬裏的詩詞，說“寫得很好”，却又指他“腦後長有反骨”，批評《花叢小語》“這是什麼話”。

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雖然都和三字有緣：三少爺、三公子、三錢、三門峽、三等獎，但他們獨獨忘了三思而行的古訓，在1957年的早春不懼春寒料峭、雨聲淒切，鼓起筆鋒舌，也絕非如黃萬裏的自謙，僅僅是“花叢小語”，每個人都有過精彩的表演，他們被批鬥後的下場自然就不是林育生在舞臺上痛哭流涕，幡然醒悟那樣簡單了。

應當說，年年為入學新生舉辦的反右教育是清華大學有史以來最成功的教案之一，它讓數萬清華學子從此不需埋頭讀書，而是努力洗心革面，惟恐像三少爺、三公子那樣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雖說是“不獨笑書生爭底事，曹公黃祖俱飄忽”，但人人都必須將這些尚未飄忽的“曹公黃祖”揪出來口誅筆伐一番，以示接受教育雲雲。我後來被清華黨委授予“紅專典型”稱號，反右教育中的思想轉變便是一個重要環節。

但反右教育辦得如此成功，讓舞臺上的每個角色都栩栩如生，而觀眾往往會被舞臺上反面人物的出色表演所吸引。這些大右派的精彩表演和命運不僅在當時影響着我的人生道路，日後又奇妙地在我的人生途中如影相隨，難以忘却。因此，反右教育也在我的潛意識中播下了“異化”的種子。我既欽佩他們的勇氣和學問，也始終疑惑着他們的原罪。

在我獲得1987年國家自然科

學三等獎時，我第一個想到的不是別人，竟然是項志遴。當黃萬裏的女兒第一次打電話給我時，也讓我感到意外的驚喜。當然，袁永熙的夫人，陳布雷的女兒陳璉，年輕時仰慕俄國十二月黨人的叛逆者，在文革時跳樓自殺的悲劇更讓我唏噓不已。

在這些人中錢偉長是我唯一見過的人。七十年代初的一個冬日，我忽發奇想，獨自一人悄悄地溜進了錢偉長在照瀾院的家。

四合院，門開着。雖是白天，但室內有點昏暗，他像一個百無聊賴的老人枯坐着。我自報了姓名，他面露驚訝，回答說：“我知道，你是力學系的學生。”作為老師，他沒有諄諄教導，作為學生，我也沒有虛心求教。我没提反右事，老師也不問文革事，昏暗中有的祇是一種受難者的心靈交流，但我表達了藏于心間多年的對老師的敬重。出門時，他站起來送我到門口，說了聲：“謝謝你來看我。”

要說我們一進清華便丟掉了書本，那也是不合事實的。盡管革命的宣傳正在有聲有色、大張旗鼓地進行着，但對我們這些新生而言，起初也不過是隔靴搔癢而已。每個人都還沉浸在考進清華的興奮之中，不知道有多少個美夢正在等待我們去實現。

圖書館，不僅是藏書的地方，也藏着我們許多美好的記憶。紫色的花，紅色的磚牆，白色的大理石，曾經編織着我們彩色的夢。



本報特約作家 葉志江

搶占圖書館裏的座位，好安安靜靜地讀書，成了初進清華後每天的頭等大事。但粥少僧多，一座難求。

退而求其次的是到自修教室看書。我們班的自修教室在舊水利館，但我很少去，這原因一是遠了點，二是見不到美女。可見，初進清華時真正影響讀書質量的並不是革命宣傳的隔靴搔癢，而是少年維特之煩惱。

胡林涓，蘇州姑娘，力學系9字班的美女，常在圖書館見到她。蘇州人說話像唱戲，但幾乎沒聽到她說過話，祇是埋頭在看書。她和我不同班，後來上數學提高班，才算是和她同班了，但也還是很少聽到她說話。不久便聽同學傳說她家庭出身不好，有一個身世複雜、但令人同情的母親。胡立志要發奮讀書，將來好讓可憐的母親過上好日子。在我的印象中，她的學習成績在年級中是名列前茅的。(未完待續)

南京·東京連載 6

南京·東京(六)



本報特約作家 鄒雷

磨難才識愁滋味
——上野公園的“滑鐵盧”

出國簽證拿到手，塵埃落定，懸了一年之久的心終於落了地。出國的事算是十拿九穩、板上釘釘了，劉洪友及全家都興高采烈，開心得不得了。

那個年代，中國人在街上很少看到老外的身份，偶爾遇上外國人，會覺得很稀奇。在這之前，劉洪友做夢也沒想過自己會有留學深造的機會，也會成為“老外”的一員。家裏有人能出國留學，是件很光彩的事，全家人一掃往日的陰霾，歡天喜地地為劉洪友準備行李。這項任務自然落到家裏的幾位女性頭上。

女人心細真是不假，她們想得很周到：劉洪友要過去學書法，太

太羅華給他帶上幾大瓶墨汁、三捆毛筆，硯臺當然也是必不可少的，還有刻印用的石頭、上好的宣紙，足有幾十斤重；除了衣帽鞋襪等生活用品一應俱全，老媽連縫衣服用的各色綫團和不同型號的針也幫他放進了行李箱；那時南京經常停電，吃盡了黑燈瞎火的苦，嫂子怕劉洪友到了日本也會遇上這種情況，還特意提醒老媽，結果老媽又往他包裹塞了四根蠟燭。幾件行李包被撐得鼓鼓囊囊，件件都死沉死沉的。

1988年12月14日，父母、姐姐姐夫、妻子女兒，一家老小像護送即將出徵的戰士一樣，興師動衆將劉洪友送到上海虹橋國際機場。辦行李托運時，行李嚴重超重。當時祇想着日本的物價貴，能帶的都從國內帶過去，沒想到超重部分的托運費高達1000多元人民幣，這在當時相當於全家一年的工資收入。交了這筆錢，劉洪友兜裏祇剩下6000日元了。塗着“國際航空”幾個醒目紅色大字的一架銀鷹在跑道上加速，轟鳴着騰空，衝向蔚藍的天空，翱翔在綿綿不絕的雲海中。就這樣，劉洪友帶着全家人的希冀，帶着對未來的向往，走向了一個陌生的國度的陌生的城市——東京。

這段日子，劉洪友為了出國的事身心俱疲，長期的心理壓力使他得了胃炎，痔瘡也加重了，走路都覺得困難。坐上飛機，覺得塵埃落

定，他終於放鬆了下來，不知不覺在飛機的搖曳顛簸中睡着了。他做了一個夢，夢到自己書法大有長進，還和書法大家手島右卿一起辦了一場書法展……

“先生，進餐的時間到了。”劉洪友被空姐甜美的聲音從夢境拉回了現實。

理想和現實的鴻溝到底有多大，劉洪友沒有深思。他從國內帶來的36封“介紹信”讓他有足够的底氣：有這些日本書法名家的協助，還怕在日本活不下去嗎？！

劉洪友到了東京，他與比自己早來幾日的哥哥劉洪貴和一位南京老鄉王忠強，三人住在九個平方的狹小房間裏。安頓好鋪位，他迫不及待地把36封信寄出去。郵局就在住所對面，把信一封封小心翼翼地投進郵箱後，劉洪友忍不住合掌祈禱：老天保佑，保佑這些信能安全遞到每一位主人手中，一封也不能丟失。

駒込語言學校還沒有開學，劉洪友有時間就會癡癡地眺望那個小小郵局，希望它能盡快帶來好消息，他堅信好消息就在不遠的未來。

有得住，還得解決吃的問題。郵寄信開支了2000日元，身上的錢

祇有4000多日元，按當時的物價，到外面的料理店裏吃最便宜的面條，也祇能支撐二十天。為了節省開支，劉洪友決定自己開伙。他去菜場，

看中了蔬菜中最便宜的蘿卜，超市裏一個又粗又大的蘿卜才花去100日元，素菜有了；想買點魚肉葷菜，一看價格嚇了一跳，實在是買不起，祇好挑了一個整鷄骨架，花掉60日元；一袋5公斤最便

宜的大米，也要1600日元。一趟菜場回來，劉洪友兜裏的錢已經所剩無幾了。劉洪友心想，必須去掙錢，否則真的沒辦法在這裏生存下去。

關於掙錢，劉洪友有這方面的自信。他跟羅華結婚的時候，沒有錢置辦酒席，怎麼辦呢？那還是1985年深秋，正是“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的時節，他突然想起了“姑蘇城外寒山寺”，想起了寺裏負責出售字畫的大和尚。日本遊客來中國一般都會到蘇州的寒山寺，為的是體驗唐代詩人張繼那首《楓橋夜泊》的意境：秋天的夜晚，一艘遠道而來的客船，停泊在蘇州城外的楓橋邊。明月已經落下，幾聲烏鴉的啼叫，滿天的寒霜、江邊的楓樹、點點的漁火，在這清冷的水鄉秋夜，陪伴着舟中的游子，讓人感到多麼淒涼。那寒山寺的夜半鐘聲，不但襯托出夜的寧靜，更在重重地撞擊着詩人那顆孤寂的心靈，讓人感到時空的永恒和寂寞，生出有關人生和歷史的無邊遐想。

日本人到寒山寺旅遊，一般會購買一兩幅中國字畫，每幅字價值1萬日元，儘管價格不菲，却很暢銷。

劉洪友給寒山寺的這個朋友打了個電話，說自己要結婚了，想掙點“稿費”。當時一幅書法的潤格費是8元人民幣。大和尚很爽快，張口就說：“你給我寫300張。”

劉洪友一算，這等于2400元，相當於當時一年半的工資。他一高興就去外面滷菜店斬了半祇鹽水鴨，稱了兩斤鷄腿，又去南京畫店買了一刀宣紙，直奔未來岳父家。“因為他家地方大，寫字能展得開。”劉洪友回憶說，“當時，我自己

家實在太小了。”

劉洪友抑制不住內心的狂喜，對未來岳父說：“我發財了。”

準岳父正在為女婿沒有錢辦酒席發愁呢，看着劉洪友手裏的東西噴怒道：“我看你是發昏了，還是發燒了，你發哪門子財？”

劉洪友這回倒不着急說事，故意賣了個關子，把帶回來的滷菜往桌子上一攤，從櫃子裏拿出一瓶“分金亭”白酒，兩個小酒盅往桌上一擱，“咱倆喝幾盅。”

“這才下午三點多鐘，喝哪門子酒啊！”老爺子盡管嘴裏這麼說，可還是半推半就地端起了酒盅。

爺倆碰了杯，喝了幾口後，劉洪友才把寒山寺要自己書法作品的事說出來。兩個人一高興，一瓶白酒喝個精光。

接下來，老爺子幫忙裁紙，準丈母娘也跟進保障。劉洪友用隸書寫張繼的《楓橋夜泊》，每寫一張，心裏就盤算到又進賬8塊，一直寫到。

第二天早上，未婚妻羅也陪到天亮。一夜未眠熬了個通宵，才把300張字全寫好，家裏地上、床上、凳子上到處晾着寫好的作品，滿屋子墨香味。上班時，劉洪友將這些作品打包，寄到蘇州。一周後，寒山寺大和尚派來南京辦事的小吳給劉洪友送來了2400元人民幣——那時人民幣最大面值是10元，厚厚的一疊。劉洪友捧着這把沉甸甸的錢，手都有點抖。

劉洪友用這些錢置辦了電視機、洗衣機、錄音機，還辦了8桌酒席，給太太羅華買了條金項鍊。老媽看到兒子突然發財了，有點兒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老爸沒有點破，笑着說：“我們家小友(劉洪友小名)這輩子不會缺錢。”(未完待續)